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Uzbek

KURALOVA JANSOYA SHORUSTAMOV SHOKOSI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grammatical terminology systems of Chinese and Uzbek. First, it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language instruction, then discusses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ystems. Despit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study find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core syntactic terms and advocates a unified contrastive model.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value of this correspondence in bilingual educ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ering concrete pathways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Keywords

grammatical terms; linguistic typology;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Chinese language; Uzbek language

汉语与乌兹别克语语法体系特征对比研究

茉莉 金鑫磊

扬州大学, 中国 ·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本文从语言类型学视角, 系统比较汉语与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的结构特征与功能实现差异。先分析语法术语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的理论意义, 接着论述两种语言术语体系的构成逻辑与语言依存方式, 又从术语对比关系、认知机制和教学价值等角度探讨对应路径。研究指出, 虽两种语言语法实现手段差异大, 但基本术语范畴可比, 构建系统术语映射体系可提升双语教学、翻译实践和语言工程效率。最后结合语言应用场景, 提出术语对照在自然语言处理、教材建设、语言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实际应用路径。

关键词

语法术语; 语言类型学; 对比语言学; 汉语; 乌兹别克语

1 引言

语法术语是语言学研究核心工具, 是描述和分析语言结构的基础, 能帮助划分语言结构单位、揭示规律, 为多领域提供理论支撑。统一规范的语法术语可准确表达语言现象, 提高交流与研究效率^[1]。

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 语法术语是语言内部结构标识符, 如“主语”“谓语”构成句子框架, “定语”“状语”描述修饰关系。此外, 它有类型学功能, 不同语言因结构差异形成特色术语体系, 体现语言结构与认知差异^[2]。

在跨语言对比研究中, 准确理解和建立语法术语对照关系很关键, 能揭示语言异同^[3]。在语言教学中, 合理使用语法术语可助学习者构建语法体系, 提升表达能力^[4]。

随着语言学理论发展, 不同语法理论对术语界定和功

能划分不断调整。实际研究和教学中使用语法术语需结合理论视角与语言特点。总之, 语法术语是语言结构分析工具, 是连接语言描述、认知和教学的核心桥梁, 其系统性、功能性和理论适应性决定了它在语言学多领域的基础地位与应用价值。

2 汉语语法术语体系特点

汉语语法术语体系在长期语言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形成, 有成分功能划分明确、语序依赖性强、虚词地位突出等特征, 反映了汉语作为孤立语的语言类型特征。首先, 该体系高度重视句子成分的功能分类, 用“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基本术语描述语言成分在句子结构中的作用^[5]。如“他昨天在学校认真地写作业”, “他”是主语, “写”是谓语, “作业”是宾语, “昨天”“在学校”作状语限定时间和地点, “认真地”修饰谓语, 构成主谓宾结构并辅以多层修饰成分。其次, 该体系以语序为主要语法关系载体, 因汉语缺乏词形变化, 语法功能主要通过词语排

【作者简介】茉莉 (1990–), 女,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博士生, 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列顺序体现^[6]。如“我爱你”，“我”在动词前是主语，“你”在动词后是宾语，词序改变为“你爱我”，句意也改变。所以，语序是汉语语法结构重要特征，也是语法术语体系中隐含的功能判定依据。

此外，虚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作用尤为关键，也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细致的术语分类。由于实词缺乏形态变化，语法功能常通过虚词来补充表达。例如，助词“了”用于表示完成体，“的”“地”“得”分别标示定语、状语、补语的关系；介词“在”“对”“从”等引导方位或对象关系。汉语语法术语中对虚词的分类不仅有助于语法分析，也为教学和语言处理提供了规范工具^[7]。

语法术语体系中还体现出汉语对语义功能的重视。在“补语”等术语的使用中，通常关注语言单位在意义层面的补充作用，而不仅是形式结构。例如，“他跑得很快”中的“很快”不仅在句法上补充谓语“跑”，也在语义上提供了动作程度的信息。这种语义与功能结合的术语设定，在汉语中广泛存在，反映出语法分析与语义认知密切相关^[8]。最后，汉语语法术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教学适应性。对于母语非汉语者而言，清晰的术语分类有助于理解句子结构和语言表达规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对“被动句”“连动句”“兼语句”等术语的讲解，不仅可以明确句式结构，还能引导学习者掌握语用条件和表达策略。这使得语法术语不仅是研究工具，也成为教学语言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汉语语法术语体系以成分功能划分为基础，语序关系为核心，辅以虚词标记和语义判定，构成一套具有高度语言适应性与教学实用性的术语系统。该体系不仅服务于汉语本体研究，也在语言对比与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特点

乌兹别克语属突厥语族典型黏着语，其语法术语体系形成强调形态标记与词缀功能，兼顾句法与形态特征。首先，词类划分与汉语类似，含名词、动词等基本类别，但术语体系更详尽反映形态范畴。如名词除单复数，还标注格、指示性等；动词标注人称、数、时态等。

在格范畴上，乌兹别克语有主格、属格等多种格，通过附加后缀体现。如“kitob”不同格形式不同，句子中词带不同格后缀标示不同成分或动作来源，这种方式降低了句法成分识别对语序的依赖。动词体系更复杂，词根后附加后缀表达时态、体态等信息。如“o ‘qi-”派生出不同时态形式，还可加使役、被动后缀构成新动词，语气范畴也用后缀标记。形容词可加后缀构成名词，本身作谓语或定语无需变化；副词修饰时通过词尾形式表达程度或方式。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涵盖构词与形态组合规则，黏着语特性使词缀变化丰富，派生和屈折并用，语法术语要说明后缀在语法范畴编码中的作用。

该体系并重形式和功能，在语言教学和对比研究中有实用价值，既助学习者理解形态逻辑，又为突厥语系比较研究提供框架。综上，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兼顾词类划分，突出形态范畴与构词规则，形成综合术语系统，体现黏着语特征，为跨语言研究和教学提供术语基础。

4 汉乌语法术语体系的异同与对应

汉语与乌兹别克语分别属于典型的孤立语与黏着语，在语法结构、表达方式以及术语体系构建逻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两者在语言功能层面仍可建立一定程度的术语对应，这对语言对比研究、双语教学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4.1 术语体系的结构差异

汉语语法术语体系以句法功能为中心，术语多依词语在句中的位置与语义功能命名，如“主语”等。因缺乏形态变化，汉语重语序和虚词标示语法功能，其术语体系结构稳定，多从功能角度描述语言单位作用。而乌兹别克语是黏着语，其语法术语构建以形态变化为基础，术语既命名句法成分，也包含大量词形变化范畴术语，如“格”等。每种语法范畴有对应形态标记，这要求术语体系既能识别句法功能，又能清晰标示构词和屈折机制^[10]。

4.2 术语在功能上的可比性

尽管语言类型不同，但两种语言中一些基本术语有功能上的对应关系。如“主语”“宾语”“谓语”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虽具体实现方式有差异。像汉语“我吃苹果”是“我（主语）+ 吃（谓语）+ 苹果（宾语）”，乌兹别克语“Men kitobni o ‘qiyman”（我读书）中，“Men”是主语，“kitobni”是宾语，“o ‘qiyman”是谓语，语序不同但三大成分功能对应[4]。此外，“状语”“定语”“补语”在汉语中主要通过句法位置体现，乌兹别克语则通过派生词缀或格变化实现。例如，汉语“给他一本书”依赖介词“给”与句法顺序，乌语用“Unga bir kitob berdim”表达，“Unga”是“他”的与格形式，表示动作受益者[9]。

4.3 术语描述方式与语言观念差异

汉语强调“功能定位”，语法术语通过成分分析、功能判断和语序辨别建立；乌兹别克语注重“形式标记”，形态标记在术语系统中作用不可替代，这体现了不同语言在句法组织与认知处理上的差异。如“过去时”，汉语通过“了”“过”等语气词或上下文体现，乌兹别克语依赖动词词尾“-di”明确标记。此外，汉语语法术语多为传统语法分析积淀，《马氏文通》的术语划分体系影响深远；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融合传统突厥语言学框架与前苏联语言结构主义影响，术语含拉丁化、俄语影响成分，这也使两者在术语命名规范和语法分析策略上差异显著。

4.4 术语对照的实践意义

建立汉乌语法术语对照表对双语教育与语言教学价值大。它助于学习者理解结构差异、避免直译误区，也为教材

编写与对比语法研究提供依据。如教学中指出乌语“宾语”常带“-ni”标记,汉语靠语序和语义辨识,可助学习者掌握功能对接[4]。在NLP领域,精确对照利于开发跨语言语法分析工具等。如乌语形态分析工具可通过后缀推断句法角色,汉语需语境判断算法配合标注。

综上,汉乌语法术语体系在结构、功能、命名上有本质差异,源于语言类型等差异,但基本成分术语有可比性,为对照、教学、研究、应用提供基础。未来汉乌语法对比研究应注重术语系统化对照与跨语言转化机制,实现更高层次对比语言学整合。

5 术语体系对应的应用价值

汉语与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对应,是语言学理论研究关键环节,有广泛实践应用价值。随着国际交流加深,特别是教育、翻译、语言技术等多领域跨语种合作深入,构建清晰系统的汉乌语法术语对照体系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任务。

5.1 促进双语教学与语言习得

术语体系对应可提升双语教学效率。对汉学乌或乌学汉的学习者来说,术语对照有助于理解语法结构、构建跨语言语法认知框架^[1]。如明确“宾语”在汉语靠语序判断、在乌语以宾格“-ni”体现,能助其准确理解和使用目标语言句法结构。此外,术语对应有助于教师在语法讲解中进行类比教学,提升教学直观性。如讲授时态等概念时,将乌语动词形态变化与汉语虚词及语境表达对照,让学生发现语义共性^[7]。这种基于术语的对比教学法,有助于建立跨语言迁移意识、提高语法习得效率。

5.2 助力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在语言对比研究中,术语体系对照是分析语法共性与差异的基础。通过术语对应,研究者可准确描述语言单位功能、结构和分布,揭示深层类型学规律。如汉语“被动句”用“被”字结构表达,乌兹别克语靠动词被动词尾“-il/-in”表达,术语对照能呈现语义等值与语法实现差异。

在翻译实践中,术语一致性有助于提升翻译准确性与规范性。在正式语体翻译中,语法术语精确匹配是术语标准化和语义对等的关键。如汉语“状语”常以副词形式出现,乌语多通过格变化或动词附加成分实现。若术语使用不准确,翻译可能产生结构性偏误,影响语义传达^[12]。

5.3 推动自然语言处理与智能翻译技术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翻译领域,术语体系标准化对跨语言语法处理至关重要。对于乌兹别克语这类黏着语,语言处理系统需通过形态分析工具从词尾准确提取语法信息;而汉语语法依赖语序、助词等,需通过语法术语对照建立

语言间结构映射模型,以提升机器翻译和语法解析准确率。在双语语料库建设中,术语统一是确保语料标签一致的前提[13]。如构建汉乌对照句法库时,“谓语”“主语”“宾语”等术语界定必须一致,否则会影响标注系统、训练模型及语言模型泛化和迁移学习效果。

6 结语

本章围绕汉语与乌兹别克语语法术语体系的界定与对应关系作系统分析,通过探讨语法术语作用、两种语言语法术语体系构成、语言类型学差异、术语对应机制及应用价值,有如下认识:首先,语法术语对语言描述、教学及构建对比框架很关键,汉语无形态变化,术语侧重成分功能与句法位置,乌兹别克语是黏着语,术语更关注形态范畴和词缀变化。其次,两种语言在句法成分等方面差异显著,但语法功能有对应性,如汉语“宾语”靠语序辨识,乌兹别克语靠形态标记,这种结构性映射为语言教学与翻译提供认知支持。再次,术语对照体系在多语种教育等实际应用中价值重大,明确对应关系有助于学习者、教师及研究者开展相关工作。综上,建立汉乌语法术语对应机制,关乎语言结构、认知、教学实效与跨文化交流,是迈向应用型语言研究的关键一步。探讨完结构差异与对应关系后,本文将转向语言教学实践层面。

参考文献

- [1] Crystal D.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M]. 6th e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8.
- [2] Lyons J.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3]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Bozorov M. Uzbek Grammar[M]. Tashkent: Fan Nashriyoti, 1995.
- [5] 胡明扬.现代汉语语法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6]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12.
- [7] 张斌.虚词与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8]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9] Ermatov S. O'zbek tili grammatikasi[M]. Tashkent: O'zbekiston Milliy Ensiklopediyasi, 2000.
- [10] Johanson L. The Structure of Turkic[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
- [11] 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2] 李亚芬.语法术语与翻译教学研究[J].外语与翻译,2016(1): 76-81.
- [13] Tsarfaty R, de Lhoneux M, Oepen S, et al. From syntactic annotations to parsing evaluation: Issues in universal dependency parsing[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0, 46(3): 605-650.